

走进 城里的女人

王鹏程 著

背井离乡，孤独在外打拼的外来女人，在走进城里之后的甜酸苦辣
情感和物质，包括生理上的需求和家庭的矛盾，又面临着怎样的困惑和无奈

上海三联书店

走进 城里的女人

王鹏程 著

上海三联书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走进城里的女人 / 王鹏程 著. —上海: 上海三联书店, 2016. 2
ISBN 978-7-5426-5487-8

I. ①走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23743号

走进城里的女人

著 者 / 王鹏程

责任编辑 / 陈启甸 陆雅敏

装帧设计 / 沈 佳

监 制 / 李 敏

责任校对 / 徐 峰

出版发行 / 上海三联书店

(201199) 中国上海市闵行区都市路4855号2座10楼

网 址 / www.sjpc1932.com

邮购电话 / 021-22895559

印 刷 /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6年2月第1版

印 次 / 2016年2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/ 890×1240 1/32

字 数 / 250千字

印 张 / 11.25

书 号 / ISBN 978-7-5426-5487-8 / I · 1108

定 价 / 28.00元

敬启读者, 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: 021-66510725

故事梗概

陈翠田是从乡下来到上海的外地女人，她被乡里人称作是“走进城里的女人”。其实她只是作为城市改革大潮中一个特殊群体——钟点工，城市里的许多新闻和故事就发生在她们身上……有给陈翠田以精神陪伴，与她相依为命的退休老师；有和父亲隔阂很深生活在奶奶这里的幼儿园老师，有从农村考上大学当上了上海女婿，虽然把母亲安置在家却不敢相认的成功白领；有漂亮知性，事业有成一直陪伴着精神有问题丈夫公司女总；有老婆在国外，独自一人生活的上海男人；有从乡下跑进城里成了暴发户的老板，更有陈翠田窝囊老公的背叛和一对儿女的情感生活……

小说以陈翠田为视角，展示了她们的工作经历和生活情感，叙述了这些背井离乡、孤独在外打拼的外来女人，在走进城里之后的甜酸苦辣，触及了他们不为人知的内心世界。情感和物质、包括生理上的需求和家庭的矛盾，又面临着怎样的困惑和无奈？小说通过对陈翠田这个人物塑造，全景式展现了在当今我们城市里这些外来女人的形象。

目 录

- 第一章 过年 / 1
- 第二章 儿子 / 39
- 第三章 烦恼 / 65
- 第四章 老公和女儿 / 99
- 第五章 城里人 / 135
- 第六章 母亲 / 167
- 第七章 车祸 / 195
- 第八章 情的困惑 / 235
- 第九章 离婚和结婚 / 261
- 第十章 儿子与女儿 / 295
- 第十一章 回家 / 325



第一章

过年

1

下半夜的时候，下雨了，雨不大，细细的零星小雨。路灯的光柱下，雨丝密集，如同一帘银色的雨幕遮住了黑夜。陈翠田靠在栏杆上已经迷迷糊糊睡着了，冰冷的雨滴落在她的脸上，似梦非梦的，仿佛有冷水从头顶浇下，她惊醒了。售票大厅外声音嘈杂，暗淡的灯光下人头攒动。每年春节买票，总是让人把心吊在嗓子眼上。陈翠田倒不担心别的，如果买不上火车票，坐长途车的车钱至少要比火车票贵上几倍。她是心痛钱，毕竟这些钱都是她做钟点工一分一厘挣来的。离天亮还有些时候，陈翠田觉得肚子有点饿了。背包里带着一只冷馒头，拿出来她就啃上了。也不知什么时候她练就了这么一副本领，不用一滴水，就能把一只二两大馒头在一分钟里面吃完。这当然是她做钟点工给逼出来的，中午她是没

有吃饭时间的。一家接着一家，都是正点时间，说好一点正如果你晚个五分钟到了，雇主家肯定没有好脸给你，一次二次不是很计较的人家只是没好脸，如果次数多了，那雇主家就没好话了，当然要你后面的时间来补上了，那后面的人家时间也会延迟，后面人家还得给你脸看了。人家也没有错，本来钟点工就是以时间计算的，每家你少个五分到十分钟，这也是偷工减料。所以，陈翠田情愿把时间调整在自己手里，也不愿误了人家的钟点。她可以边走边吃，有时在自行车上边骑边吃。说给人家听，也许别人不相信，她每天的中饭就是这样解决的。

买票的队伍望不到头，排在陈翠田前面的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，民工模样，衣服和头发都是乱七八糟。瞧着陈翠田笑笑说还是你们女人想得周到，把馒头都带上了，肚子饿了就不怕了。陈翠田只是一笑算作回答。那男人问：“你是哪儿的啊？”陈翠田说：“我是安徽芜湖的。”男人叫了起来，芜湖的车票不好买啊。陈翠田横了他一眼说：“大惊小怪的，好买用得着这么早就来排队吗？”那男人看到陈翠田横着对他的眼光，把要说的话收了回去，只是上下打量着她。陈翠田感觉那男人的目光在她身上乱扫，她厌恶这样的目光，这样的男人她碰到多了。这个男人还想和她搭讪，说你要是买不到车票怎么办？陈翠田爱理不理的，脸也不转向他，仿佛是自己对自个说，买不到车票就不回去吧。说出这话，陈翠田觉得有些赌气的成分在里面，怪了，她和谁赌气？是和这个男人还是自己的老公，抑或是和自个？这男人和她根本不搭界的，是和自己老公？！说实话此刻她根本还没想到她的老公钱磊生，自个还谈不上是和谁赌气吧？那男人靠近了她，小声说要不我们一起搭

车回去，我找个朋友可以便宜点。陈翠田闻到了那个男人嘴里的臭气。她不高兴了，厉声道：“你做什么？我又不认识你。”男人讨了个没趣，只得讪讪地说：“我是好意。”陈翠田已经不理他了，那男人不知嘀咕了些什么，最后只得又闭上眼睛，打起了瞌睡。

陈翠田已经没了睡意，雨天变得更阴冷了。

往年在老家过年，她总是要忙个不停，每年到过年她是最忙碌的，也是最不开心的。家里的大事小事全部落在她身上不说，而且那生出来的事情，总会把她原本好好的心情弄得很糟糕。那年过年的时候，她想给女儿钱慧敏买一件她一直想要的连衣裙。老公钱磊生一听就来气了，说用这钱做什么？有钱还是积着将来翻房子用吧。一提这事陈翠田就火了，你有本事你去挣钱去啊。人家男人外出打工都把钱拿回来了，你有什么能耐？一天到晚窝在家里钱能生出来啊。钱磊生对她翻了一白眼，说人家女人有本事不是也揣着钱回来了，你有本事把钱弄回来就是你的能耐。就是钱磊生的这句话，萌发了陈翠田外出打工的念头。当时她的想法很简单，她要用自己挣的钱给女儿买一条女儿喜欢的连衣裙，钱慧敏那时十岁不到，有次去县城看见别的小女孩子穿着连衣裙，她吵着要买。陈翠田答应她说妈妈有钱了一定给你买。以后钱慧敏一直会问她，妈你有钱了吗？你可以给我买连衣裙了吗？陈翠田心酸，作为一个母亲不能满足女儿这么一个小小的愿望，她觉得她活着太窝囊了。她想，她不能让她的女儿像她这般命运，一辈子在农村受穷。她要改变女儿的命运，只能去城里给女儿和儿子闯出一条路来，她就这样决定来城里打工。那年还没有过正月十五，也就是

乡俗说的还没有过了大年，陈翠田只身一人来到了举目无亲的大上海……算起来，她来这个城市打工十二年了。这十多年里，许多事情她都淡忘了。只是这件事情她永远也不会忘记，她出来打工就是过年的时候和老公大吵了一架，她是赌气跑出来的……

前面的人群开始骚动，有人吵了起来。有些人想挤进去插队，那些排了一夜的人当然不让，维持秩序的人出来了，说手上都编了号的，陈翠田看了看自己手上黑黑圈里的一个数字。她心定了许多，仿佛这数字预示着她是个合格的排队者，只要有票应该她是买得到的。可是，陈翠田这个想法很快就破灭了，没过五分钟，前面排队的人叫了起来，芜湖的票子没有了。“啊？！怎么还没有买票子已没了？让人排了大半夜的，不是作弄人吗？”前面那个男子听了陈翠田这话，不阴不阳说，“作弄你也是你自愿的，谁让你来排队的，就是知道今天没票你也是心不甘的，你也是要来排队的。”陈翠田想和他理论，想想和他理论有什么用，他和自己的遭遇是一样的，他今天也是买不到票了。

陈翠田沮丧地挤出了人群，想到前面再核实一下情况。她问那个维持秩序的人到底芜湖的票子还有没有，那人也没好气，用嘶哑的嗓子说：“没有就没有了。”

陈翠田走出了售票厅，天已经亮了，雨也停了，天空灰蒙蒙的一片。

陈翠田这时感觉两腿沉重，昨晚她是做好了最后一家人家的活赶到这里，差不多是十点多点吧。一夜没休息自然是疲惫不堪。毕竟她也是四十出头的人，比不得前几年，连着

几夜不睡她也撑得过来，现在她每天回到家，洗洗到床，用不了一分钟，呼噜已打起来了。她暗暗庆幸还好自己睡得着吃得下，不然每天十几个小时钟点工做下来，她真的怕自己身体挺不下来。

转过繁华的广场，在一条杂乱的小弄堂里，陈翠田找到自己那辆破自行车。八点之前，她还得赶到杨老太家。每天这个时候，陈翠田要服侍老太洗漱和早饭，从这里赶到杨老太家至少得半个多小时，陈翠田骑上车就走。

打开杨老太家的门，八点过了五分，老太已经坐在床上在等她了，老太第一句话，我还以为你不来了。杨老太知道她是去买火车票，她和老太说，今天会早些过来或者不过来了，老太昨天答应得好好的，这会儿怎么这话听起来让她不舒服。陈翠田没有答话，只是默默把老太扶下床到卫生间，然后给老太倒上洗脸水，趁着老太洗脸的工夫，她又把洗净了的水果放进打榨机。老太的胃不好，她还得把牛奶加热了一起放进去，那样老太吃到的是温热的水果牛奶汁，再加上她蒸好的馒头，老太的早餐就这样打发了。

杨老太将近八十了，生活起居一人还能自理，在家走动不成问题，如果要到外面没人陪伴就不敢了，老太的腿脚有些不便，所以外出采购、家务什么的，都是陈翠田包了，每天从早上八点到十一点，她在老太家，帮助老太吃好早饭，然后陪她到小区花园逛一逛，碰到天不好就在家里给老太说说话，然后打扫一下卫生，九点四十五分以后，她去买菜，给老太做好午饭，她就要到下一家。晚上老太把中午的剩余饭菜再热下吃，如果老太的孙女回来，老太要她多烧几个菜，如果老太孙女不

回来，老太会简单一些，有时也会叫她一起吃午饭。

陈翠田在老太家做了七年左右了，她对老太还是很熟悉的，杨老太过去是个老师，别的都好，就是说话爱教育人，有时听起来有些刺耳。

“车票没买到？”在推着轮椅陪老太到社区花园时，杨老太问。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陈翠田在老太身后站下了，可是，她还是感觉到了老太那目光。老太笑了：“你进门一直绷着脸，就知道你今天事情办得不顺利。”

陈翠田一时无语，老太提醒过她多次，她这一行也算是服务性行业，应该对雇主家笑脸相迎，一天到晚绷着个脸什么意思，人家又不欠你什么，为何要看你脸。陈翠田觉得老太的话是有道理的。可是，陈翠田就是这么个性格，从小到大，她很少有笑脸，她这人实在，只认实在处，不喜欢外表的。我当钟点工就把我钟点工的事情做好就是了，何必要对别人涎着一张笑脸，这是她最不喜欢的，她做事情从来不喜欢违背自己的内心，开心了自然会笑，不开心没必要硬挤出笑来。

“那你过年不回去了？”杨老太问，陈翠田犹豫着，“还没一定……”

“不回去好，不回去我给你双份工资。”她的话还没说完，杨老太赶紧说。前年她回去过年，老太跌了一跤，所以老太是不希望她回老家的。

“再说吧。”这倒是陈翠田的真话，杨老太说有双份工资她是动心的，可是想想已经两年没有回老家过年了，她又是向往的。她决定中午的时候再给家里打个电话，如果家里还好，

那就不回去了。

老太似乎看出她的心思，笑笑说：“好，明天给我答复吧。”

雨后的天还是灰蒙蒙的。不知为何，陈翠田的心也像这天气一样。

2

电话响了好一阵子，没有人接。这个时候家里不应该没人。会不会有事？陈翠田焦急，呼吸加粗了。再拨，才有人来接，是女儿钱慧敏的声音。

“怎么这么长时间不来接电话？”陈翠田生气地问，钱慧敏说她在外边堂屋没听到电话声，“妈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”

“车票还没买到，不回来了。”

钱慧敏“啊”了一声，说，“你不回来，家里房子怎么办？”

“什么房子？！”陈翠田的脑子还没转过来。

“家里房子造到一半停下来，现在乱成一团，连上二楼的楼梯都没弄好，我都没法上二楼自己的房间了。”

陈翠田似乎看见女儿哭丧的脸，她也没好气：“怎么会这样？”

女儿说的房子就是今年头上开春就动工造的房子，当初老公钱磊生说钱不够，她就把三万元钱给了他，开工的时候老公打来一个电话，说怕钱不够，她说人家只要二万多就能把楼造起来，她给了他三万多怎么不行？老公吞吐了半天才说，他老娘病了，六千元用在他老娘看病上了。老娘生病他这个儿子用钱也是应该的，陈翠田气不过，她婆婆有三个儿子二个女儿，

按理说他老公是最小的一个，凭什么婆婆生病就只有他一家掏钱。拿出点钱给婆婆治病也就算了，她陈翠田也不是小气之人，气的是婆婆并不见好，有一次还冷言冷语说，现在是她陈翠田最有钱了，问她要几个救命钱又怎么了。她还说她其他几个子女是没有钱，要是有钱也不会像陈翠田那样吝啬。这话听了真叫人吐得出血来，她当着婆婆面就摔脸子，说那好啊，你以后有什么事不要找我要钱。钱磊生说造房子的钱用在了婆婆看病上，她就火了。陈翠田把钱磊生一顿臭骂。钱磊生这回脾气是出奇的好，等陈翠田骂完了，他问她那房子还要不要造？她说我给了你钱，造不好那是你的事，钱磊生嘀咕了一句，又不是我要造房子的，是你要造的呀。陈翠田气得扔下电话，那天回到住处她哭了一场。房子是她要造的，用的也是她打工来的钱，陈翠田要强，要造个房子给村里人看看，她是凭自己双手在改变自己的生活。别人不理解倒也罢了，可是，作为她的丈夫钱磊生说这样的话，真的让她伤心。后来房子的事情她也没有过问，这种事情本来就不是她一个女人家操心的。却没想到，房子弄了大半年了，还是没有造好。

陈翠田火了，提高声音，对着电话机嚷道：“你爸呢？叫他过来听电话。”

“爸还在睡觉。”女儿话没说完，陈翠田声音更大了：“都什么时候了，还睡觉？叫他来听电话。”

都已是吃午饭的时候了，她累死累活，这个死男人倒好，还像只懒猪一样躺在床上挺尸。钱磊生是个三棍子打不出闷屁来的男人，往往是陈翠田说上十句，他才回你一句。他学过木工泥水匠，所以也算是有点手艺的人，平时不种地时，村里人

家造房子什么的，也叫上他。后来村里有人去城里做装潢，有几个人也叫他一块去，钱磊生去了没一月就回来了。他说那活儿不是人干的，情愿在家种地。说是种地，一年也就忙几个月，后来他觉着种地也太累，就像村里其他人一样把地包给了外来人，钱磊生也就没有正经事儿好干了。陈翠田和他吵过几次，他说他身体不好，反过来还说陈翠田不知道体贴他，两人说不上一句好话，往往吵到最后是陈翠田一走了之。好像这里已经不是她的家了，城里那临时租下的八平方米的破屋才是她真正的家。

好一阵子，电话里传出钱磊生的声音：“啥事啊？车票买到了？”

“车票没买到……”陈翠田的话还没说完，钱磊生就说：“那你不回来了，不回来也好，省几个钱吧。”

“你是巴不得我不要回来，是不是……”

“没有啊，我是天天等着你回来啊，眼睛都要望穿了……”陈翠田讨厌钱磊生那种油腔滑调的声音，她紧接着说：“我问你房子怎么回事？这么长时间了，你还没有把房子造起来。”

“谁说房子没造好，房子早就造好了……”陈翠田的声音一高，钱磊生的声音更高了。

“那怎么楼梯还没弄好，钱慧敏说都没法上二楼她的房间。”陈翠田知道她这个男人是个无赖，你不凶过他的头，他就会和你“捣糨糊”。男人在电话那头笑了，“就这么一点活没干好，过了年我保证弄好，主要还是钱不够了……”

“别再和我提钱的事情，我还不知道你这人的德行。”陈翠田的声音尖锐起来。

“好好，那你回来再说，什么时候回来？”陈翠田想像得出，钱磊生在那头陪着笑脸，她几乎已经看见了他那双狡黠的小眼睛，她生硬地说：“不回来了！”

说完，陈翠田重重地合上手机，她有些生气把手机攥在了手里，她发现她的手在颤抖。她真的是生气了。前几年生气的时候，她会独自一人暗暗流泪，来城里这么多年，她发现她已经不轻易流泪了，可是，真要是生气了，她不是手颤抖就是整个人哆嗦厉害，再严重一点就是会有心脏停止跳动般的疼痛。她不知道这是不是病，一同做钟点工的阿菊要她去医院查查，陈翠田不想去医院，她是舍不得钱。

推起自行车，她才想起应该先去菜市场。杨老太的儿子从浙江回来，杨老太要她多买些菜，一是为了儿子，二是为了过年。她今天给杨老太烧了好几个菜。老太的孙女杨呈呈也带着男朋友来了，杨老太的儿子这回带来了呈呈的继母，杨老太的儿子已经五十多岁了，这个后妻看上去只有三十多点年纪，而且长得也算白净。一同来的两个男孩，一个是杨老太的儿子和这个妻子生的，才三岁多一点，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后妻和前面的老公生的，也有五六岁模样了，两个小男孩吵个没完，这让杨呈呈很讨厌，对着父亲她不止一次瞪眼睛嚷道：管好你的儿子。杨老太的儿子好像怕这个女儿，赶忙把两个孩子赶到阳台上去。

这家人家有些怪的，杨老太是个小学老师，生下儿子后老公就死了。当年杨老太的儿子考上浙江的一所大学，毕业后就留在了杭州，娶了个杭州姑娘为妻生下了杨呈呈。那时杨老太还年轻，把孙女接到了上海自己带在了身边，杨呈呈在上海读的小学中学，就在她要考大学那年，她的母亲车祸死了，杨

老太的儿子希望女儿能回去，这时杨呈呈已经大了，杨老太征询她的意见，她自然要留在上海不愿跟父亲回杭州。几年以后，当父亲带着后妈说她要结婚了，杨呈呈说她后悔没跟父亲回去，要是她回去了，至少她能看住爹，不让他这么快就和人家搞上了。杨老太对儿子的继弦，没说好也没说不好，只是对这个女人带有一个孩子，心里不舒服，她给儿子的一句话就是，你们要有自己的孩子，不然你以后什么也不是。后来杨老太的儿子真的和这个女人有了个儿子，杨老太要他带过来让她瞧瞧，杨呈呈却极力反对，说她不想看见这个弟弟，这时杨呈呈已经有男朋友了，她都马上要结婚要当妈妈了，旁边跟着一个这样的小屁孩，别人家还以为是她的孩子，她丢不起这个人。所以她不许父亲把这名誉上弟弟带到上海来。杨呈呈是当着父亲的面说这话的，父亲脸色发青，说我没有做见不得人的事情，我这是明媒正娶，生下的孩子也是受法律保护的。杨呈呈看见父亲转过身去，那个挺直的身板一下苍老了许多。杨呈呈心里怔了下，眼里含着眼泪，嘴里还是强硬地说，我不许，不许就是不许！这回要父亲带弟弟过来，是杨老太给杨呈呈做了工作的。杨老太说她年岁已大，是个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人，想见一见自己的孙子。杨呈呈现在是一家幼儿园的老师，正和男友在谈婚论嫁的时候，心情很好。听老太这么一说，懂事地忙点头，说我同意，一家人应该见一见啊。祖孙俩说这事的时候，陈翠田也正好在场，杨老太见孙女同意了，忙叫陈翠田拨通了杨老太儿子的电话。

杨呈呈这回倒是表现很好，主动开着车到车站把父亲一家接到家。父亲和那个继母加上小弟弟，还有那个继母和前夫生

的儿子，一共四口人来到杨老太这里。杨老太平时一直寂静的家热闹了。杨老太看见杨呈呈帮着父亲提着行李箱进来，眼睛湿润了，陈翠田赶忙给她递过了餐巾纸，杨老太把儿子的手和杨呈呈的手拉到了一块，说：“呈呈啊，你看你爸都老了，以后你要好好照顾他。”

杨呈呈使劲点点头，陈翠田看得出，这祖孙三人眼睛都红了。

中午吃饭的时候，杨呈呈的男友也赶了过来。一大家子坐在了一起，虽然有些别扭，杨老太还是很开心。杨老太招呼陈翠田，让她一起来吃一点，陈翠田说她要去的下一家人家。这家人家难得有这么个机会聚在一起，她不想破坏人家的气氛。陈翠田为他们烧好菜已经尽到了自己的本分，做钟点工，有时也是应当知趣的，不能把人家的客气当福气。

杨老太也不挽留，只是挥了挥手让她早点去吧。陈翠田急忙打开门跑了，不知为何，看到他们一家聚集在一起，陈翠田心里有些失落。外面的空气比屋里清爽许多，正好一对四十上下的中年夫妻有说有笑从她身边走过，好像是从菜场回来，男的还抢着从女的手里拎过比较沉重的食品袋，女的不肯，说男的手臂关节不好，男的说我是男人力气总比你大啊。两人争执不下，最后一同拎起了那包食品。陈翠田出神地瞧着他们，心中一番感慨，要是她的男人有这么体贴，她就是再苦再累也值了，可是……

她不想再往下想了，她要赶往下一个雇主家。她不想把时间浪费在这种无谓的遐想之中，她猛地把手中的自行车往前推去。